

神思幽境次第開：逛陳文發《作家的書房》有得

文字工作者 | 陳學祈



作家的書房

陳文發·攝影／允晨文化／201408／295頁／23公分／380元／平裝
ISBN 9789865794255／863

關於介紹臺灣當代作家生平的書籍，歷來已有不少，較早期且具代表性的如：林海音的《剪影話文壇》、王琰如的《文友畫像及其他》、應鳳凰的《筆耕的人：作家群像》、鐘麗慧的《織錦的手：女作家的素描》、黃武忠的《臺灣作家印象記》，進入新世紀後則有宋雅姿的《作家身影：12位作家的故事》、彭歌的《憶春臺舊友》、辛鬱的《我們這一伙人》等等。這些著作均為臺灣文壇留下珍貴的紀錄，提供後生晚輩如我者，一扇觀看時代氛圍與作家風采的窗。站在臺灣文學史料蒐集與整理的角度來看，只要言之有物、有所根據、不老生常談、不阿諛諂媚，這樣的書永遠不嫌多，如今，《作家的書房》出版，我們又多了一個選擇。

《作家的書房》是攝影家陳文發的處女作。幾年前，他的攝影作品被政府單位以經費不足為由而糟蹋，天可憐見，如今在出版社大力支持下，出版了這麼一本編排、印刷、裝幀頗具水準的書，算是還他一個公道。跟著陳文發的文字與鏡頭，讀者將能一窺24位作家的神思幽境，若留心注意，將有意想不到的發現。以下，筆者將分享幾點閱讀《作家的書房》的心得，供讀者們參考。

一、訴往事，抱不平

回顧求學、工作與寫作經歷，是介紹作家時總會觸及的面向，《作家的書房》自然不例外，傅月庵在推介《作家的書房》時，引述中國藏書家唐弢對書話的看法：「一點事實，一點掌故，一點觀點，一點抒情」。(注1)基本上，陳文發的文章皆符合這四個要點，但《作家的書房》特別之處，還在於介紹作家過往事蹟時，偶爾會帶出作家所遭遇的不平之事，這在同類型的文章或書籍中相當少見。例如介紹陳若曦及其書房的〈走過來時路〉一文，對於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」印行的《尹縣長》，陳文發的圖說是這麼寫的：「陳若曦手中拿著我帶去的軍中版《尹縣長》，她說那是盜版的，半毛版稅也沒拿到。」(頁252)，政府機構公然盜版，目的不外乎是

將《尹縣長》收編至反共的大綱中。同樣的情況，還有介紹吳宏一的〈掀開記憶的紙盒〉。本文引人矚目之處，是概述吳教授的居所環境與求學過程後，隨即把話題轉到吳教授發表在《蘋果日報》的〈齊邦媛教授與國文教科書〉上。此文反駁齊邦媛教授在《巨流河》裡描述教科書收錄黃春明小說一事，對於吳教授這篇文章，陳文發是這麼寫的：

此篇文章陸續投稿給幾家報社，皆未被採用，而後轉投《蘋果日報》，報社刪節部分文字後刊出。這篇文章的發表，就像一根纖細的繡花針，刺穿了繡花布，只留下一丁點紅線頭，被舉國媒體的炒捧運動給淹沒。（頁118）

此外還有介紹林錫嘉的〈靜思生活〉。陳文發在講述林錫嘉邀集向陽、蕭蕭、林文義等人參與編輯年度散文選後，便毫不客氣的指出：

第十九年，九歌出版社未經與林錫嘉等編委通知研商，即另起爐灶，侵犯原始創編權，且隻字未曾再提及《年度散文選》的由來。至今大多數人，仍以爲《年度散文選》是由九歌出版社自行創編。（頁214）

筆者很懷疑若陳文發未將陳若曦、吳宏一、林錫嘉所遭遇的不平之事寫出，會有多少讀者知道這些鎂光燈與讚詞背後的真相呢？能在撰文介紹作家時，指出主流作家回憶錄的偏差與知名文學出版社侵權，陳文發替作家打抱不平，甚至試圖奪回話語權的勇氣，我們應當正視，而這也是《作家的書房》可貴的原因之一。

二、藏在細節裡的訊息

一般而言，介紹作家生平的書籍，大多以文字呈現，照片僅是輔佐或說明性質，《作家的書房》則是圖文併陳，雙管齊下，故閱讀此書，除了文章內容，照片亦是重點，因為在看似平常的照片裡，有時能發現有意思的故事。以介紹陳若曦的〈走過來時路〉一文為例，其中一張陳若曦在書房寫作的照片（頁255），右手邊擱著的報紙，正是國光石化案的報導，讓人想起她挺身而出，與藝文界朋友反對國光石化與中科四期的新聞。（注2）而〈喧囂裡的寧靜〉一文中，鄭清文的《高級國語文選》同樣值得注意。從目次來看，此書應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在1946年8月出版的版本（或之後的再版本），書中的朱光潛、聞一多、臧克家、沈從文、曹禺、蕭乾等人，其著作都在1949年後絕跡於臺灣，除非冒險讀禁書，否則讀者們無緣一見。而在〈靜思生活〉中，我們不得不注意林錫嘉在《赤日炎炎》中留下的筆記心得。林錫嘉雖是慈濟志工，但對慈濟旗下的經典雜誌社出版的《赤日炎炎》，倒是不假辭色給予批評。更值得注意的照片是介紹林文義書房的〈陽台裡外〉，讀者不妨注意日記本中的文字，我們可以看到作家林文義內心的想法，這恐怕也是許多人心中的想法吧！

三、真誠的感受與報導

筆者認為，撰寫介紹或專訪作家的文章時，除非撰文者與作家之間已有深厚交情，否則最忌諱攀親帶故或故作親暱，所以動不動就稱人大哥、大姐的裝熟文章，大可不必。其原因，一

來是撰文者應明瞭人際互動之間應有的分寸，二來是維持撰文者的立基點，避免自貶身份與自降格調。第三則是展現撰文報導的誠意，表示文章非隨意下筆，說笑帶過。

在《作家的書房》中，陳文發明確的告訴讀者，「我」正走進作家的書房，採訪這群與文字長相廝守的人們。如：「我想像著謝霜天用手語比劃」、「林亨泰開門後，我跟隨著他緩緩的腳步進入屋內」、「從我拍攝作家多年來，還未曾在公開藝文活動場合見過心岱老師本人」、「林文義帶我進入他形容為狹窄的小書房」、「他（吳敏顯）告訴我幾則私房故事，都是我未曾聽說過的」等等，全書 24 篇文章，陳文發謹守應有的分寸，不因與作者交情深厚而有半點輕浮之態，有的只是藉由生活的周遭環境與作家之間的互動，或是旁觀作家生活而記錄下來的感想，例如記錄李喬與翻譯家黃玉燕女士互動的〈淘沙洗石〉結尾是這麼寫的：

在我們告辭之前，李喬向黃玉燕說，那就一年一會吧！以後每年都要來苗栗走走。面對兩位老師談論的文學、經歷過的歷史場景，有歡笑、有淚水摻伴的午後，眼前出現的畫面是一幕幕怎樣也抹不掉的歷史傷痕，還有小說家孤獨一人，在書房裡，艱苦爬著格子的背影，正在那淘沙洗石中。（頁 32）

看著兩位老人家的互動，回想那過往的臺灣歷史，陳文發用他的筆與鏡頭，為讀者留下可貴的記錄。

如果說〈淘沙洗石〉是陳文發站在第三者角度記錄兩位資深作家的互動，那麼介紹李瑞騰書房的〈喧囂中的悠然〉，就是涉入其中與自身的空間經驗感產生互動。如該文末段，陳文發如此寫道：

再回到巷弄間使力搬弄左右卡緊的機車，好讓我的機車全身而退，行駛在轟轟然的馬路邊緣，我忽然有種莫名惆悵巨大無比，雖然在臺北出生成長，但臺北似乎已經離我越來越遠、越來越遠……

透過李瑞騰的書房周遭環境變化，我們看見信義區快速發展，這讓從小在臺北長大的他有感而發，進而與身處的城市產生一股陌生的疏離感。行文至此，陳文發早已不是純粹的旁觀者與報導者了。而更讓人深思的是介紹老詩人林亨泰的〈病生活〉，其結尾只有三句話，讀來不得不讓人心裡一沉：

如今，他最期待的是與疾病鬭爭，解放的一天。

總有一天，我們都會離開自己的身體，這樣的解放，或許是陳文發真正想說的吧！

書房裡的歲月，歲月中的作家，跟著陳文發的鏡頭與文字，我們看到許多作家的「神思幽境」，也知曉許多作家的生平及文壇掌故，有議論也有感發，《作家的書房》已為臺灣文壇留下值得珍藏的記錄，筆者相信隨著時光的推移，此書將在日後更顯其可貴，我們拭目以待。

注釋

1. 傅月庵，〈又剪新影話文壇〉，《聯合報》，2014年8月18日。
2. 中央社報導，〈藝文界發聲 籲中科4期停工〉，2012年4月20日。